

【香港】倪匡○著

至尊祖师

卫斯理全集 1

女黑侠木兰花 系列 I

ΜΥΣΤΕΡΙΟΥΣ ΉΡΩΑ
HUA MULAN

北方文藝出版社

— 卫 — 斯 — 理 — 全 — 集 —



女黑俠木兰花系列一

至尊祖师

[香港] 倪匡〇著

北方文艺出版社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女黑侠木兰花系列. 1 / 卫斯理著. —哈尔滨: 北方文艺出版社, 2008.6

ISBN 978-7-5317-2320-2

I . 女 … II . 卫 … III . 中篇小说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IV . I247. 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8) 第 101297 号

女黑侠木兰花系列. 1 至尊祖师

作 者 / (香港) 卫斯理

责任编辑 / 李庭军 王佳欢

封面设计 / 阿 春

出版发行 / 北方文艺出版社

地 址 / 哈尔滨市道里区经纬街 26 号

网 址 / <http://www.bfwy.com>

邮 编 / 150010

电子信箱 / bfwy@bfwy.com

经 销 / 新华书店

印 刷 / 北方工业大学印刷厂

开 本 / 787 × 1092 1/16

印 张 / 95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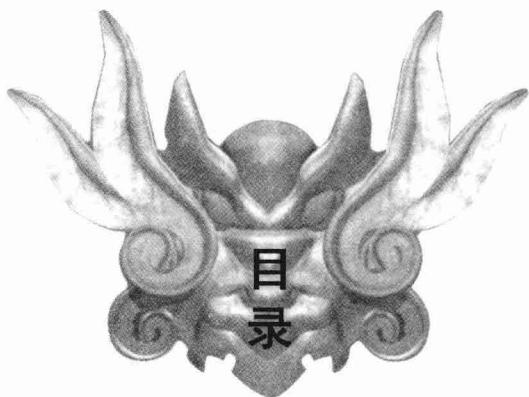
字 数 / 800 千

版 次 / 2009 年 1 月第 1 版

印 次 / 200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定 价 / 250.00 元(十册)

书 号 / ISBN 978-7-5317-2320-2



木兰花

MUJI SHIYUE DE HUANLIAO

XIAOYI YI

第一章 波澜乍起 (1)

高翔在柔和的灯光下和迷人的轻音乐中，像
鉴定古董似地望着他身边洋娇娃般的半裸美女。
突然，电话响起，对方是与他并没有往来的、以走
私珠宝为掩护的某国间谍贺天雄。只听贺天雄
道：“我立刻要见你，十分重要。”……高翔来到
贺家，窗外一声枪响，将贺天雄打倒在地，贺天雄
血肉模糊，死得十分难看……

第二章 兰花开放 (35)

“高翔，你应该为其他人做点事，你是一个极
有天才的人。如果你将死光武器的样品和图样交
到我们手中，你就替千万个百姓做了一件绝大的



好事。”陈探长说道……高翔回到市内无数住所之一，刚一坐下，便打开警方提供的文件，突然“啪”的一声，有样东西弹了出来。那是一朵颜色十分鲜艳的纸花，外紫内白，它是木兰花，像刚从木兰花树上摘下来一样。高翔失声叫道：“女黑侠木兰花！”……

第三章 斗智较力 (67)

黑暗的起居室中，突然大放光明，每一张沙发之后，都有人持枪站了起来。木兰花在那一瞬间，完全呆住了。高翔的声音传了过来，“欢迎，欢迎你来，兰花小姐！”高翔的话，夹在“欢迎你来，爱人”的歌声中，听来似乎别有用意……高翔拿到那只“死光表”，忽听游艇上响起“嘀嗒嘀嗒”低微的响声。高翔毛发直竖，脑际闪过四个大字：定时炸弹……

第四章 变故陡生 (101)

高翔伸手在一个表把之上，轻轻地按了一按，有一束光线射了出来，正射在笼中的一只白鼠身

上。三个人都在想，那只白鼠，一定会惨叫一声，滚地而死。但那只小白鼠，却眨着红色的眼睛，以十分新奇的眼光，望着那束光线……

第五章 惊天死光 (135)

木兰花在这时，夺得了那支汤姆生枪，她猛地直起身来，一枪柄向贺天雄的下頦击去，贺天雄闷哼一声，身子向后便倒……穆秀珍将手按在女表的一只表把上，突然之间，从另一只表把中，射出了一束强烈得让人连眼睛都睁不开的强光。射在海面上，海水被那束强光激起一股水柱！木兰花一把抢过死光表，海面又恢复了平静，但是，却浮起了大大小小许多死鱼来……





第一章

波澜乍起

高翔在柔和的灯光下和迷人的轻音乐中，像鉴定古董似地望着他身边洋娇娃般的半裸美女。突然，电话响起，对方是与他并没有往来的、以走私珠宝为掩护的某国间谍贺天雄。只听贺天雄道：“我立刻要见你，十分重要。”……高翔来到贺家，窗外一声枪响，将贺天雄打倒在地，贺天雄血肉模糊，死得十分难看……



木兰花

MO CHUER HUA

XI - JI - E

南方的冬天，虽然来得迟，但终于来了。

深夜，寒风呼号，在市区中还不觉得怎样，但是在郊外，却是落叶飘飘，萧瑟至极。

这里是十分静僻的郊区，但也有着几幢华丽的别墅。每一幢别墅的铁门，都紧紧地闭着，可有一幢却例外。

这幢两层西班牙式的别墅，墙上爬满了爬山虎。它的门开着，门外停着一辆摩托车。

这时，从客厅的长窗中，有昏黄的光芒一闪。

那昏黄的光芒，是来自一只手电筒。大厅中十分昏暗，因而看不清持手电筒的是个什么样的人，只是看到一条黑影，身材相当高，紧贴着墙壁站着。

手电筒的光圈，并不强烈，但是在大厅中移来移去，可以看



出,这幢别墅中的陈设,极尽华丽之能事。

蓦地,手电筒的光芒,停在大厅中间那张翠绿色的地毯上。

在地毯上,一个人蜷曲着身子躺着。

那是一个死人。

那个死人,实在死得太难看了。因此,当那圈昏黄色的电筒光芒,照到那死人的脸上时,光芒震动了一下,显然那手持电筒的人,吃了一惊。

那已不再是一张人的脸,而只是血肉模糊的一块!

“啪”地一声,电筒熄灭了,大客厅之中,又是一片漆黑。

那个人又向后退出了一步,来到了客厅的一角,他的心中,十分混乱。

如今,他所知道的只是:一个人死了,他是死于一种新型的枪弹,这种枪弹,在射中了目的物之后,会发生轻度的爆炸,所以死者的脸上,才成为血肉模糊的一片!

他知道,这种枪弹,除了几个大国的间谍部门,用来作暗杀之用外,很少在普通的场合出现,他也只是听人说起过而已。

但如今,躺在大厅中的死人,却的确是死于这种子弹之下的。

除了这一点是他可以肯定的之外,对一切,他都感到茫然,他甚至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来到这里!

大客厅之中,十分黑暗,也十分寂静,只有那一个人,呆呆地站着。

木兰花

明月几时有

把酒问青天



约摸过了五分钟，突然听到警车的呜呜声，冲破了寒夜的寂静，向这幢洋房传了过来。

那停在黑暗中的人，猛地一震，转过身就向楼梯奔去。他的步伐，矫捷而又轻盈，就像是一头美洲黑豹一样。

转瞬之间，他已到了楼上。

在他到了楼上时，大门口也已传来了“砰砰”的拍门之声，那人 在门口又犹豫了一下，像是在想着，是不是应该去开门一样。

但是他终于没有去开门，而是奔进了一间卧室，打开了窗子，向外望了一望，一个翻身，便从窗子向外跳了出去。

他的身子在半空的时候，蜷曲成一团。

那窗子离地，约有十五尺高下，但是，当他双足落地之后，他的身子，陡地弹直，人又蹦高了两尺，一个转身，便向后街口奔去，转眼之间，便出了街口。

他急步在人行道上走出了十来米，在街灯柱下，停了下来，燃着了一支烟。

就着街灯的光芒，可以看到他是一个瘦削，而又十分英俊的男子，有着典型的绅士风度。

他穿着一套灰色的厚呢西装，质地和缝工都是上乘的，因此更显得他的风度不凡。他“啪”地打着手中金质“邓海尔”牌打火机时的姿势，更有点像贵族派的电影小生，他这样的人，和跳窗而下这件事，是绝对不能联系在一起的。



他点了烟，深深地吸了一口，目送着两辆呼叫着的警车向前驰去之后，便迅速地穿过了马路。

一辆的士刚好在这时候，缓缓地驶了过来。

他扬起手：“的士！”

那辆的士在他的身边停下，他打开车门，跨进了车子，又转头向后看了一眼。

“先生，”的士司机的声音十分低沉，“去哪里？”

“凤鸣道。”

的士向前驶去，转了一个弯，的士司机过分低沉的声音，又响了起来。

“先生，风真大啊！”

那人开始注意的士司机，“嗯”地一声。

“天冷，”的士司机转着驾驶盘，车子急速地转了一个弯，“生意就难做了，是不是？”

健谈的司机不是没有，但这位司机，似乎太多嘴一点儿了。他直了直身子，心中已提高了警觉。

但就在这时候，那司机却突然回过头来。

他本来是戴着鸭舌帽子，将帽舌拉得十分低的，而一回过头来之后，他伸手将帽舌向上，顶了一顶，露出了他整个脸来，发出了一声狞笑，道：“高翔，你想不到我改行做的士司机了吧！”

那人瘦削的脸上，立时现出了吃惊的神色，但是他却并不惊

木兰花

MU LAN HUA

— 1 —

慌，一欠身，手臂如蛇一样，已向的士司机的脖子箍去！

的士司机喉间发出了“咯”地一声，双手离开了驾驶盘，来扳那人的手臂。

车子失了控制，向前如同野马一样冲了下去。

也就在这时，车后玻璃上突然响起了“啪”地一声。那人想转过头来时，已经慢了一步，一阵寒风，卷进了车厢中，他脑后已经被一根冰冷的枪管抵住了。

同时，发自他脑后的一个冷峻的声音，“嘿”地一声冷笑，道：“高先生，高大侠客，想不到我们会在这里吧！”

声音是充满着调侃意味的，而且立即转为断喝：“快松手！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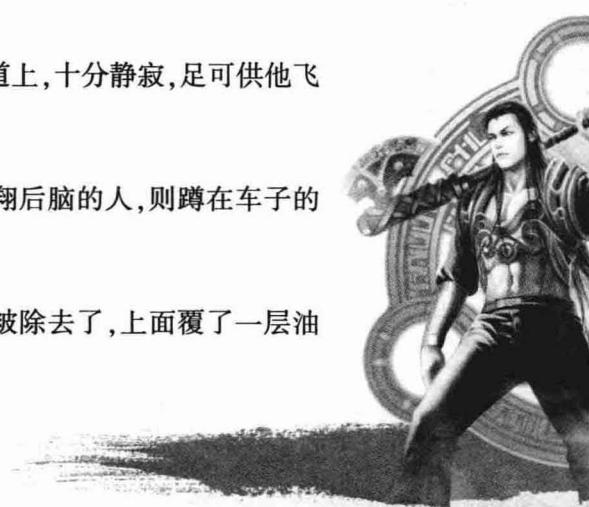
那被这两人称作“高翔”的人，手臂一松，司机连忙握紧了驾驶盘，猛地一转，车胎和路面摩擦，发出了极其刺耳的一声尖叫，车子在离一个交通岗只不过三尺距离处转了过来，没有撞上。

“将你的手放在头上。”他身后的声音命令。高翔将两手交叠着，放在头顶上，在那样的姿势下，他右手无名指上，一只老大的红宝石戒指，显得格外宝光闪闪。

司机将车子开得飞快，寒夜的街道上，十分静寂，足可供他飞车。

而在高翔身后，以手枪抵住了高翔后脑的人，则蹲在车子的行李箱中。

原来这辆车子的行李箱盖，早已被除去了，上面覆了一层油





布。当的土驶到高翔身边的时候，像高翔那样精明的人，也不会去察看一辆的土的行李箱的。而车子的后窗玻璃，也早被割开了一个洞，恰好可以伸进一只手来——当然，手上是握着枪的。

这一切，在刚发生的时候，高翔心中也不禁莫名其妙。

因为车子中，在他的身后，绝容不下第二个人，何以会有人在他的身后，以枪抵住他呢？

但当车子继续前驶之后，他从车子两旁的窗子中，已看出了后面的情形。他是一时不慎，落在对方的手中了。

但这时，他脸上却一点儿惊惶的神色也没有，反倒有一股怡然自得的神气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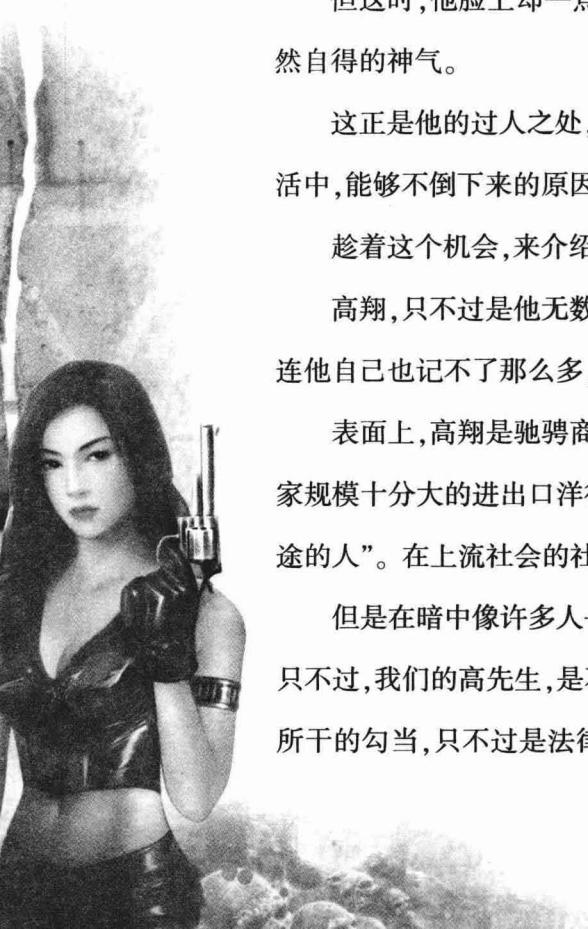
这正是他的过人之处，也就是他在充满着冒险和传奇式的生活中，能够不倒下来的原因。

趁着这个机会，来介绍一下高翔的为人。

高翔，只不过是他无数姓名中的一个，他的名字多得数不清，连他自己也记不了那么多，随着不同的需要，可以千变万化。

表面上，高翔是驰骋商场的能手，他才三十出头，但已拥有一家规模十分大的进出口洋行，生意兴隆，人家称他为“商场最有前途的人”。在上流社会的社交活动中，少不了他的份儿。

但是在暗中像许多人一样，他也不免干一些非法的勾当——只不过，我们的高先生，是不肯承认“非法”这两个字的。据说，他所干的勾当，只不过是法律涉及不到的部分，由他来代为施行而



木
三
光

M
U
S
I
C
A
R
D
S

X
I
L
I
N
G



已。譬如说，本地有一个人所皆知的黄金走私集团，势力之大，走私方法之巧妙，使得警方也束手无策。

但是有时候，一大批黄金，在私运途中，会突然地失了踪，使得大走私集团，也无可奈何，这就是高翔的神通了。

又譬如，某大富翁保险箱中的钞票，多到连他自己也数不清了。而富翁的通病便是不相信人，当然不会雇人去代数钞票的。

于是，高翔便自告奋勇了，他会在月黑风高之夜，偷偷地打开保险箱，将其中的一小部分钞票放入他自己的口袋之中，以“减轻富翁的负荷！”

再譬如本地的毒贩，备了一大笔现款，向外地的毒贩代表购买毒品，但如果这件事被消息灵通的高翔事前知道了的话，那么，他就会巧妙地摇身一变，变为外地毒贩的代表，而收了大量现款之后，交给本地毒贩一大包一级面粉！

高翔通过这种活动，收入十分可观，偶然，他也会以“无名氏”的名义，捐出一小部分去充善款，于是久而久之，他居然被视为“劫富济贫”的“侠盗”了，但他自己却不以为然。

他从事这种活动已不是一年了，当然结下了不少冤家，如今，的士上的那两个人，自然是他的仇人了。

但高翔却想不起在哪一件事上，和这两个人结下怨的，他只不过觉得那司机面熟而已。

他想了一会儿，断定这两个人一定是小角色，要不然，怎会想



不起他们来？

高翔的心中更踏实了，小角色是最容易对付的！他甚至舒服地翘起腿来。

“倒是今天晚上发生的事情，值得仔细想一想！”高翔心中在想着。

他望着外面一片漆黑的街道，回想起今天晚上所发生的事来。

半个小时之前，他还躺在温暖的被窝中，在他旁边的，则是一个半裸的美女——附带说一句，高翔正在“人不风流枉少年”的年龄，而且他的口袋中，永远有着那么多的钞票，所以，在他身边的女人，几乎每天都是不同的。

但也有相同之处，那就是她们都是那么地丰腴美丽，风情万种，她们都想要以自己的美丽、风姿来捕捉高翔的心，但是却没有一个人成功。

高翔在柔和灯光之下和迷人的轻音乐中，像鉴赏古董似地望着他身边那打扮得像洋娃娃似的女人。

那女人则“伊伊喀喀”地，不知讲些什么。

高翔露出一个满足的笑容，正当他要去按灯开关熄灯之际，电话铃响了起来。高翔的身子，立即坐直。

“别去听！”那女人以浓重的鼻音说。

但高翔已经伸手抓起了听筒。

不至花

CHINESE
LITERATURE



他的住处颇多，自然每个住处都有电话，但是电话号码公开的却不多，而有几个电话号码，正是有什么紧急的事情时，他手下通知他用的。

他抓起了话筒，并不出声。

那面传来了一个显得十分焦急的声音：“是高先生吗？我是贺天雄！”

“贺天雄”这三个字，一传入高翔的耳中，高翔的双腿，已跨下床来。

“唔，做什么呀——”床上的娇娃将她的长发，巧妙地遮在她半裸的胸前，使她的姿态，看来更加迷人，更加美丽。

但高翔却完全不去看她。

“贺天雄，”他的声音十分冷峻，“我与你并没有往来，你深夜找我做什么？”

高翔是知道贺天雄这个人的，贺天雄不但为本地警方所注意，并且受国际刑警的关注，因为有好几宗大珠宝走私案，都和他有关。

而且，高翔还曾听人说起过，珠宝走私，还不过是对他掩护身份的一种手法。

一个人身份，要以“走私犯”来掩饰，他原来所从事的工作，性质之可怕，也可想而知了。一点儿也不错，高翔听到的便是他。贺天雄是为某一大国服务的间谍，由于他利用了走私犯的身份，使